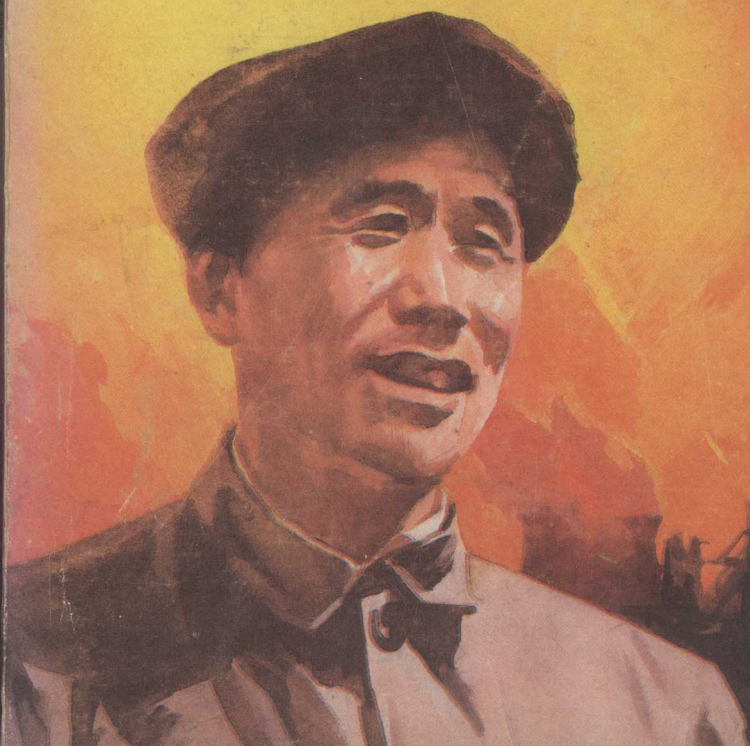


于 敏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300

老孟泰的故事



老孟泰的故事

(修 订 本)

于 敏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1990 · 沈 阳

老孟泰的故事

Laomengtai De Gushi

于 敏 著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沈 阳 市 第 二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: 100,000 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47/8

1960年1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3版第3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,260

特约编辑: 潘照坤

责任编辑: 左云霖

封面设计: 柏芳景

责任校对: 唐惠凡

ISBN 7-5313-0362-0/I·338

定价: 1.75元

内 容 提 要

孟泰，是全国著名的工业劳动模范。他出身自贫农的家庭，在旧社会里，备受地主老财的剥削，日寇把头的欺凌。解放后，在党的教育下，从新旧社会的对比中，他更加深了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，十年如一日，勤勤恳恳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，以厂为家，维护高炉象保护自己的眼睛。党和人民也给了他应得的荣誉，“老英雄”的名字传遍了国内外。

本书用生动、细致的素描，记述了老孟泰的经历及其成长。老孟泰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一片忠诚的高贵品质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
生活出版社出版

图 31·0801

目 录

一	风 雪	1
二	闹 学	5
三	仇 恨	9
四	出路在哪	13
五	千金寨	18
六	“窑黑子”	21
七	耳 光	24
八	名字的来由	30
九	姻 缘	35
十	下坡路	39
十一	一场美梦	44
十二	如此光复	49
十三	亲 人	54
十四	一路春风	60
十五	在通化	63
十六	孟泰仓库	69
十七	入 党	75

十	八	有厂无家	79
十	九	勇士	84
二	十	光荣	88
二	十	一 无畏	95
二	十	二 病中	100
二	十	三 亲兄奶弟	105
二	十	四 人民代表	112
二	十	五 赴朝慰问	119
二	十	六 老年和青年	124
二	十	七 聪明的人	130
二	十	八 纯粹的人	138
二	十	九 幸福的人	143
三		版后记	147

18	“千黑窑”	六
48	张耳	十
80	由来的宅各	八
80	楚 陵	九
88	湖 湖	十
88	楚美陵	一十
88	夏光洪成	二十
88	人 乘	三十
88	风香烈	四十
88	分歌曲	五十
88	单台泰盛	六十
88	说 人	七十

一 风 雪

北风刮得紧，雪也下得紧。四外一片白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一个小孩迎风走来，踩着一尺多深的雪。看他个子，大约有八、九岁。他低着头，缩着肩，手抄在袖筒里，一会儿又放在嘴上哈哈，捂在耳朵上。他脸上早冻紫了，两个耳朵也早冻木了。鹅毛大片扑到他脸上，钻进破棉袄的领子，象小刀子拉在肉上。棉裤早破飞了，鞋子也早张了口。没有袜子，脚后跟冻裂好几道口子，这时也不知道痛了。过路人很少。这十冬腊月的大雪天，吃饱了的都蹲在热炕上，没事的谁肯出来！

天阴得漆黑。孩子拼命向前走，想钻出这道风雪的厚墙。他是到镇上赶集的，现在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已经走了二十多里。快到掌灯的时候，风更大了，唿唿的怪叫，象要把人撕裂。孩子实在顶不住，只好转过身子，拿脊梁顶着风，一步步地倒退着走。这样走了一程，到底看见迷迷蒙蒙的灯光了，伸手摸摸口袋里的钱，还稳稳地存在那里。那时候花的是小铜钞，一个个象冰块一样，摸着都粘手。咳呀，可到家啦。

这个少年叫孟瑞祥，就是现在的孟泰。

孟泰的老家是河北丰润县，出生的村子叫山王寨。正是冀东的平原，一马平川的土地，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，有高粱、大豆、玉米、谷子，碰上风调雨顺的年景，真象一片绿色的大海。那玉米长的象棒槌，高粱蹿的比房檐还高。村外有一条小河，河边长了芦苇，春天一片青翠，秋天苇子发红了，上面顶着一片雪白的绒穗子。好美的景色，好肥的土地，可是孟家一贫如洗，插针的地也没有一块。

孟泰的爷爷从小到大，扛了一辈子活。他爸爸也是扛活的，血汗都流到人家的地里。春天和夏天给财主家莳弄地，秋天打了场，把粮食堆在人家仓房里。冬天也不得闲，得赶上大车，给财主家运货，挣得叮叮当当的银洋，也都装到人家的口袋里。他是个出名的老好人，秉性憨厚。穷哥们有事都找他，他是有求必应。又会扎针放血，凡是头痛脑热的，经他扎一针，包管能见效。村子里的红白喜事，扛扛抬抬，跑腿帮忙，也都少不了他，总是随叫随到。

妈妈娘家姓田，她也是个心慈面软的女人，和他爸爸正好配一对儿。孟妈妈一生不贪银钱，只贪儿女，生了孟泰兄弟二人，姊妹七人，心里还不足，又认下好几个干儿子、干女儿。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满屋子闹嚷嚷的是人。人穷，心可不穷，照样的有说有笑。她过的是穷日子，可生就了大撒手的脾性。只要她有的，粮米也好，柴草也好，你叫声干娘，拿了就走。爸爸一年辛苦，喂不饱一家十一口，再加上妈妈指头缝儿大，家里就常常揭不开锅。你看孟泰淳厚善良，原来从小就有根底。

孟泰出生那年，正好是1898年。要是按老皇历推算，正好是岁次戊戌。这一年可热闹极啦。康有为捧起了光绪皇帝，要闹君主立宪。西太后翻了脸，把光绪囚在瀛台，就是中南海里一个小岛子，四边有水，怕他跑出来。闹变法的都遭了殃，有的掉了脑瓜，有的逃之夭夭，一场春梦烟消云散。那是老百姓受苦受难的年代。中国连年受侵略，连年打败仗，败给英国、法国、俄国、日本，败给八国联军。锦片似的山河让给人家，一割地方就是几百里；白花花的银子孝敬人家，一赔款就是几亿两。山一般的财宝是哪里来的？还不都是老百姓的血汗？你想，生在那年月，能有舒心的日子好过吗？

从记事的时候起，孟泰就很少吃过干饭，一年到头净喝稀的。烧一锅开水，抓上几把玉米面，这玩艺儿喝下去，撒泡尿就光了。有的时候稍微宽裕些，中午就有一顿玉米饼子吃，可是这样的日子不多，掰着脚指头也能数过来。

当地农村里有一种副业，家家户户都割苇子，编苇席。幸亏有这救命的活儿。孟家全家都下手，鸡不叫就起来，干到下半夜三星不见了，能编成一张席。躺下打个蒙眬，又得紧忙爬起来干。孟泰从六岁就学会压苇子，破苇子。长大一点了，就给全家打柴做饭。每五天赶一次集市，把编好的席子扛去卖掉。那时一张席子卖三十个铜元，能换回几斤粮食，一家大小白黑紧忙，就靠这点粮食活命。孟泰是长子，小小年纪就顶大人使唤。集市在镇上，离山王寨三十多里。夏天天长，还好说，就怕冬天，一去一来，两头都得摸黑。

在大雪天里，孟泰一步步倒着走，好容易走到家门口了。

家里冷锅冷灶，也没有热乎气儿。一家老小都呆在那里，眼巴巴等他回来，好拿钱去买粮下锅。

孟泰走到炕跟前，从腰里掏出铜元，都沾了一层霜，好象生了白毛，掉在炕上也不叮叮当当的响了。

孟泰的童年，就是过的这种日子。

二 闹 学

“赵钱孙李啊，周吴郑王啊，冯陈褚魏啊，蒋沈韩杨啊，啊……”

二十多个学生摇头晃脑，口里念念有词。远远听来，这声音好象小和尚念经，又象是一群蜂子在嗡嗡，什么也听不清。

孟泰也在这群孩子中间，坐在破板凳上，背后拖一条小辫子，身上穿着补丁褂子，也在那里晃着肩膀，口里念念有词。老师坐在他们前边，也在那里摇头晃脑，口里念念有词，不过没有念出声来。老师的桌子上有文房四宝，就是纸笔墨砚，还有一根四棱子木头。这木头是专门打学生用的，学生见了它，身上都发毛。老师是个瘦骨嶙嶙的老头，心里狠硬，性子也暴躁，打起人来眼毛也不眨。一会儿，他发话了：

“来……”

那时候学堂叫私塾，念的全是老古书。教的书全不开讲，谁也不知叽哩咕噜的是啥意思。学生也有办法，就念道：“赵钱孙李呀，偷钱买笔呀，周吴郑王呀，偷钱买糖呀

呀呀……”反正大伙扯开嗓子叫，谁也听不真切。那时候又兴背书，谁要是背不出来，只好把手心伸出来，挨板子就是了。

孟泰走到老师跟前，心里哆哆嗦嗦。一瞅桌子上那根四棱子木头，谁心里能不哆嗦！本来是念熟了的，一哆嗦什么都忘了。忘了也好办，伸手挨打就算完。

他这时十二岁，虽说瘦骨嶙峋的，象棵缺水的小松树，可也偌大的个子，不小的一个人了，挨了板子，手心里象火烧一样，把它放在砚池上冰着，心里把老师骂了又骂。

孟泰是个穷家，怎么能送他上学呢？原来那年爸爸租了几亩地，碰上好年成，秋后打了几石粮，一家大小都欢天喜地，估计能够半年吃的。有了粮食，心也就宽了。老两口合计了半晚上，眼瞅儿子一天天大了，也能干，也听话，象个有出息的样子。家里都三辈子不念书了，不识字就象那捂着眼推磨的驴，走一辈子漆黑的道儿。能忍心叫儿子当一辈子驴吗？还是下狠心花几个钱，送他到学堂去吧。喝下点儿墨水，也好改改门风。孟泰哪里知道这些，只觉坐在硬板凳上，一身不自由，挨了板子，把老师恨得入骨，更不好好念书了。学了几个字，也是东耳进，西耳出，一个也没记住。

谁没经过少年时代，这正是调皮捣蛋，把天也能搁下来的时代。那时候，老师欺压学生，学生就和老师闹对立，变着法儿暗地里捣鬼。有的捉一个蝎子，偷偷放在老师抽匣里，有的捉一条毛毛虫，悄悄放在老师床上。

有一天，大家都在写字，写的是：“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”老师也在低头看书。

课堂里很静，忽然发出一阵怪声：

“噙——噙——”

原来老大一个苍蝇，腿上拴一条细线，线头粘一块小纸片。它一飞，纸片就噙噙地响。学生们正闷得打瞌睡，乐得有个好玩艺儿。困也没有了，字也不写了，起先是抬头看，后来就都离开位置，抢着捉这个大苍蝇。老师气得吹胡子瞪眼，大喝一声，这帮小野马就吓呆了。这事很容易查清楚，是孟泰发明的。重重一顿臭揍落在小发明家身上，打得他鼻青眼肿。小发明家回到家里，越想越气，饭也不想吃，决心非报这仇不可。不知在哪里找到一把刀子，在磨石上沙沙地磨着，磨得雪亮锋利，心想非给他身上捅几个窟窿不可。家里人都不知道这回事，自然也没人问他。

人有了心事，直觉时间过得慢。孟泰趴在炕上，听一家大小鼾鼾的睡熟了，就一骨碌爬起来，怀里揣了尖刀，轻轻地开了门，来到街上。街上黑漆漆，四外没有人声，只听得断断续续的狗叫。他这时什么也不怕，横了心，向老师家直奔而来。呀！他这不是要杀人吗？不，你放心，人倒是没有杀的。

他摸黑走出村外，走到老师家的坟茔地里。呀！他这不是要扒人家的祖坟吗？不，祖坟倒也没扒。老师家坟茔地里栽了好多小树，刚刚齐人头高。他摸着一棵，一刀，摸着一棵，一刀，一棵棵都砍了头，当了老师的替死鬼。孟泰仇也报了，气也消了，回到家里，倒头就睡。

那时候人都迷信，破坏了坟茔地就是破坏了风水，这还了得！对于这件大逆不道的事，老师怎肯轻轻地放过。事情

也很容易查清楚。又是一顿毒打落在孟泰身上，打得他一佛出世，好似揭下了一层皮，从此被赶出学堂，再也不许进门了。可叹小孟泰只念了三个月书，进学门两眼漆黑，出学门还是漆黑的两眼，斗大的字也没认下几个。

三 仇 恨

从镇上下来两个气势汹汹的警察，到了孟家，问明是孟泰的爸爸，小绳往脖子上一套，把两手反剪到背后，牵了就走。这简直是天外飞来的大祸，一家老小起先都吓蒙了，后来就呼天抢地，号咷起来。街前街后的都来探望，也有心酸陪着掉泪的，也有气愤不平的，有那好心的劝道：

“光哭也不是办法，先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，托人求求情吧。”

事情原来是这样发生的。孟泰有个舅舅，这人喜欢喝口酒，闲了爱耍个钱，顶名是个庄稼人，其实是个二流子，四六不成材。他给张大户赶车，不知怎的起了贪心，把张家一辆大车偷走了。张大户那是好惹的呀，马上派出几名虎狼家丁，又报了镇上的巡警局子，到处抓人。人没有捉到，张家怎肯罢休，又串通巡警局子，把孟泰爸爸抓了去顶案。

孟泰人虽然不大，可是长子，碰到这天外飞来的祸事，说不得到处奔走，替妈妈张罗。他赶了三十多里，天黑来到镇上，见巡警局门口有扛枪的兵。少不得乍起胆子，再三的求告，才叫进了门，在一个小黑屋里见了爸爸。小屋里啥也

没有，只在屋角有一摊草。老人家低头坐在草上，一天也没吃什么，憋一肚子气，愁眉不展的好象老了十岁年纪。父子相见，抱头大哭了一场。

“咱们找地方和他讲理！”孟泰说。

“衙门口向南开，有理没钱别进来，天下哪有咱穷人讲理的地方？”

姓田的犯了案，硬是拿姓孟的来顶数，岂不是天大的荒唐，可那时候就有这样的事，也有这样的“理”。

过了一天，那个不成材的舅舅给张家逮住了，大车和牲口也都找回来了，只是车上的零碎东西叫他卖了不少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照理应当放孟泰爸爸了吧，可是他们不放。人在他们手里，不榨出点油水来还行！孟家托人去求情，答应替姓田的出钱，包赔张家的一切损失。秋天打的那几石粮食，不是合计够吃半年的吗？只得忍痛卖了出去，又借了印子钱，凑够了一百多吊。钱送到局子里，又说了一番好话，人才给放了出来。好端端的受了一番折磨，也只能忍气吞声。孟泰窝一肚子火，心想好汉报仇，十年不晚，等着瞧就是了。

粮食没有了，又拉下饥荒，得月月给人家上利息，日子就更艰难了。

秋天，地主的庄稼都收割了，粮米也都入了仓，只剩下光秃秃的土地。这是一片豆地，割剩的豆楂子还留在地里。有一群乌鸦在吃落在地里的豆子，也有一群孩子在拣地里的豆子。这群孩子里就有孟泰和他的妹妹。女孩子穿的破衣衫，盖不住皮肉，鞋子也张着口，五个脚指头都露在外边。

你想这地里能落下几个豆子，架得住这许多人瞪大眼珠子找？不早完了？兄妹二人苦干一天，至多能拣一把豆子，回到家里，不够煮一锅汤的。直到现在，老孟泰想起当年的情景，都不免心里发酸。

山王寨前，那条小河静静地流着。河边有棵歪脖子老柳树，树下有个大水坑，黑洞洞的不见底。孟泰心里熬煎得憋不住的时候，就爬上老柳树，向下盯着一湾漆黑的水，心想往下一跳，万事罢休，也省得忍饥受寒，受人家欺压，忍不住扯开嗓门，仰天大叫：

“鬼呀，你抓我去吧！”

鬼没来抓他，他自己也没舍得往下跳。转念一想，要是一死，这不白白便宜了地主老财？仇还没报呢。又想，年纪轻轻，经不起折磨还行？常言说得好：“人越穷，气越盛，冻死迎风站，饿死不折腰。”又说：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”只要骨头硬，来日方长，说不定谁胜谁败呢。这样一想，心里也就宽了。

话说回来，为啥姓田的犯了案，拿姓孟的去顶数？张家为啥有这么大的势力？巡警局子怎么听张家的调遣？原来方圆百里之内，大齐家坨张家是有名的大户，也有在外做官的，也有就地称霸的，那威风啊，真能遮住半个天。常言说：“为富不仁”；又说：“杀不得穷人致不得富”。就靠官官相护，屁股坐在老百姓头上。张家真是田连阡，地连陌，骡马成群，车轿成行，光祖莹地也有好几十亩，要是扒了种粮食，也能养活上百口子人。莹地四周种了参天的大松柏树，阴森森，黑黝黝，叫人一见就发毛。活着的作威作